

懷念仲溫

鮑國順*

今生此世，與仲溫的相識相知，是一件令我十分懷念的事情。

1982年的秋天，我應中山大學中文系之聘，離開任教已有四年的靜宜，隻身南下高雄，因為難捨宜園中的那份感情，所以仍在靜宜兼課，同年仲溫也來到靜宜，這是我與仲溫正式交往的開始。當時因為我們都家居臺北，又同在靜宜兼課，因此彼此相約同行，每週都由仲溫開著那輛綠色的雷諾車，由北而南，順著高速公路，奔馳而下，在將近三個小時的車程中，除了偶爾會欣賞一下窗外的風景之外，就是聊天。數載以還，彼此的感情隨著油表上公里數的上升而日漸增長，同時我們對彼此之間的瞭解，也遠超過對高速公路各重要景點的熟悉。其後雖然人事屢有變遷，但是我們的交往卻一直未曾間斷。1990年我開始接任中山系所的行政職務，當時仲溫已轉往台北東吳大學任教，在我力邀之下，他慨允前來協助，而僑雲也適時要到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任教，於是他們舉家南遷，與我們一家為鄰。

仲溫少年老成，望之儼然，待人真誠，即之也溫。他尊師如父，愛徒如弟，對待朋友，又親如兄長，頗有古風。為人如此，處事亦然，他年紀雖輕，卻極為幹練，不僅長於籌畫，而且勇於任事，又真能辦事，幾次大型的學術會議，以及兩岸或國際的學術交流活動，都辦得有聲有色，能文能武，實在是一位非常具有個人風格的學者。也是因為這種風格，所以初識者常不免以為他過於矯情，又好大喜功，但是相處日久之後，便能感受到他這一切都是出於真誠，反而對他更為欣賞。我常想，仲溫之所以能夠受到眾多師友弟子的肯定與歡迎，

*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也許就是因為他這種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色吧。

中山十年的共事相處，從學校到家庭，從公事到私事，我們一向無所不談，也無所隱瞞，彼此相知之深，已經到了只要一個眼神，就可以瞭解對方心意的地步，那不只是親如兄弟，而是情逾手足了。還記得 1994 年寒冬，經過醫師診斷，確定我罹患巴金森氏症，當時除了我妻人華之外，仲溫無論在精神上或實質上都給了我最大的鼓勵與協助。1998 年的夏天，他的身體已有不適，卻仍然抱病帶領系上師生遠赴山東大學從事學術交流活動，臨行之前，還特別說服我同行。到了山東，我們同登泰山，在泰山頂上，彼此還相約要共度退休後的晚年生活。仲溫小我八歲，我當然相信他的話是出自肺腑，只是如今言猶在耳，斯人卻已仙去，這是他第一次對我失信，我卻不忍對他責怪，只想問問所謂天道真是如此的無情，人生真是如此的無常嗎？